駁案彙編

廣西司

起爲與明東會看得西林縣民班布屑疑賊擲標誤傷王布安身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宋邦綏疏稱緣王布安受僱於瑤嚴寨民韋布蟒家傭工王布安覓瑤嚴寨荒山易墾遂攜妻王氏并帶二子移居就墾乾隆三十年二月十八日𥅽班布屑有牛五隻放山牧草至夜不見回欄疑是被竊班布屑遂邀鄰人韋布蟒王布安等村同找尋各執標鎗木刀等械防身行至寨外

水溝分爲兩起王布蟜從東首山坡王布安班
布屑等從西首大路主上陂坡地方即獲黃牛
二隻班布屑將牛捨繫亭內尚有牛三隻未
獲王布安仍執持標鎗從前尋覓班布屑執標
鎗後行前後相隔丈餘王布安行至道側樹林
下即聲喊有賊先用標鎗擲入林內維時月色
昏暗山峰隔掩亮光林下不能詳視班布屑聞
聲接應見林內黑影搖動又風吹葉響疑果有
賊潛匿即轉身向東持標向樹林內擲去不期

王布安亦轉身向東跑過奏值鎗鋒中傷右脇穿透左脇倒地班布屑急向攙扶即赴報屍妻王氏喊同鞏布蟒等趕回旋即殞命報縣驗報班布屑實係疑賊擲標誤傷王布安身死將班布屑比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等因具題前來查王布安係同行捕賊之人並非罪人而班布屑意在捕賊誤中王布安致死並非擅殺援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與例不符查班布屑與王布安一同捕賊如果擲標誤中王布安身

死自有拏賊誤殺無干之定例但班布居鄉標之時相隔不過丈餘何以竟至誤中恐有致死別情行令再加研訊實情妥協定擬具題到日再議欽此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遵駁覆加研訊據班布居堅供與王布安素相交好委無嫌隙班布居持標鄉賊與王布安雖相距不過丈餘維時班布居轉身向東王布安係向西前走鎗鋒勢不能及不虞王布安亦轉身向東跑回猝不及防因致誤中致斃實出意料之外

前擬比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減有未協
班布爾照捕役拏賊誤殺無干之人例照過失
殺人准鬬殺罪收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班布爾應比照捕役拏賊
與賊格鬬而誤殺無干之人照過失殺人准鬬
殺罪收贖例應照過失殺人律追銀十二兩四
錢二分給付屍親收領等因乾隆三十一年十
一月初五日題初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

廣東司

起爲弟死非命等事會看得茂名縣民黃亞若
被亞拚脫致程明世跌傷身死一案先據廣東
巡撫王檢疏稱緣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
程明世挑糕餅赴墟賣畢在墟買酒飲醉挑籃
轉回經過龔世芳舖前放擔歇息拾起地上柴
棍戲舞適黃中若走至程明世去奪柴棍用兩
手拉住黃中若右手腕欲與比力黃中若不肯
程明世拉緊不放黃中若用力掙脫不期程明

世站立不穩側跌倒地被柴塊墊傷左太陽連右耳竅并柴枝戳傷偏左旋節殞命查程明世拉住黃中著比力雖係因戲起衅但黃中著扯脫致程明世跌傷身死應仍以鬬殺論將黃中著依鬬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鬬毆律註云相爭為鬬相打為毆必實係有爭鬬情形因而致死方可以鬬殺定擬今黃中著因程明世嘲後拉住伊手欲與比力黃中著不肯程明世拉緊不放黃中著用力掙脫

不期程明世站立不穩側跌柴火之上致傷左太陽等處殞命詳核案情黃中著如果被拉扯掙脫屬實則該犯止圖自行脫身並未與程明世互相戲謔不但無爭鬬情形且非戲殺可比其程明世站立不穩失跌致斃初非黃中著意料所及正與過失殺人律內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之律註相符今該撫即坐以鬬殺論殊未允協如黃中著當日另有爭鬬情形亦當嚴訊確供以成信讞未便據此掙脫供情率行定

擬應令該撫另行確訊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題駁去後續據兩廣總督兼管廣東巡撫李
侍堯疏稱覆審黃中著實因程明世酒醉用手拉
住不放惟恐糾纏生事用力掙脫止圖自己脫
身並無戲謔爭鬬情事是程明世站立不穩失
跌致斃實非黃中著意料所及誠如部駁與過
失殺人律內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之律註
相符將黃中著比依過失殺人律收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黃中著合依過失殺人者

准闘殺罪依律追收贍銀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屍親收領等因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江西司

一起爲報驗事看得興國縣民黄昌懷放鎗打鹿悞傷姚文貴身死一案據江西巡撫海成咨稱緣黄昌懷姚文貴均係獵戶素無嫌怨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姚文貴邀黄昌懷並獵戶楊春祥郭必茂同往包家山打獵訂於次日山口會齊黄昌懷依允二十二日黄昌懷攜帶鳥鎗并邀獵戶黄獻宗攜帶鎗狗至山口姚文貴先已攜帶鎗狗楊春祥郭必茂各

帶鳥鎗在彼等候一共五人齊至山上擺開圍場姚文貴在正南黃昌懷在正東油樹林內楊泰祥鄒必茂各坐守山頭黃讓宗帶狗搜山有麂子一隻跑向東南楊泰祥施放鳥鎗未着麂子復跑往正南姚文貴打鎗亦未放中遂棄鎗追趕比黃昌懷在油樹林內聽聞東南正南兩處先後鎗響已將手中之鎗裝放砂子安好火繩聞從樹林內出看望見一麂在西南山上亂跑將鎗點放向打不料麂已跑脫恰值姚文貴

架鎗哭出。斯時黃昌懷之鎗已發，適中姚文貴肚

氣喉心坎等處，滚跌下坑，擦傷左額角左膝等

處。黃昌懷驚慌棄鎗，跑至山坑，楊奉祥等在高

處望見，先後趕至扶救。詎姚文貴傷重，旋即殞

命。比楊奉祥等遂欲通知親屬，黃昌懷畏罪央

求隱瞞，捏爲自行跌死，楊奉祥等亦各圖免累，

應允。黃昌懷隨將姚文貴之鎗藏放草窩，各散。

時姚文貴所帶獵狗自行走回，屍兄姚文興以

伊弟攜鎗帶狗出門，與黃昌懷、楊奉祥等同伴

打獵至晚未回次日前往各家尋問黃昌懷等均各躲匿不見至二十五日尋獲屍身投保報縣驗訊據黃昌懷將打獸失傷致斃情由供認不諱究無別嫌爭鬭情事查黃昌懷見麂跑走施放鳥鎗不料麂已跑脫而姚文貴亦因趕麂突行奔出黃昌懷因鎗已點放猝不能收適傷姚文貴身死正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傷人之律註相符黃昌懷合依過失殺人者准鬭殺罪依律追收贖銀一

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被殺之家收[illegible]楊奉祥郭必茂黃讞宗明知黃昌懷鎗傷姚文貴身死乃聽從扶同隱匿並不報官雖據訊無受賄情事究屬不合均應照不應重律各杖八十飭先折責發落鳥鎗均經編號除黃昌懷鎗傷姚文貴鳥鎗應行銷毀外其楊奉祥郭必茂黃讞宗所繳之鎗[illegible]給還等因前來查黃昌懷放鎗打麂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業經本部條奏捕獵殺人定例改擬杖一百徒三年行文該撫在

案係如該撫所咨完結可也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昨日圍場內有虎鎗護軍因射生失手悞傷圍墻蒙古兵之事已交行在刑部問擬君所射之家古竟因傷而死則其情甚為可憫而射人之護軍情罪較重乃刑律於此事向無專條而兵部敗獵例載凡人用箭傷平人有分別懲責追銀給與被射之人即因而致死者僅追銀兩鞭一百亦不擬抵圍場向用此例揆之情理未為允協此等圍場

出無心但其人因傷致斃人命攸關並可僅以罰贖完結而圍場內搭弦馳射乃得心應手之事更非刑律過失殺所云耳目心思所不及者可比若不另定科條則隨手施放誤殺誤傷者尚知所懲儆乎即如刑律戲殺條下載比較拳棒之類傷人死者以鬬殺傷擬絞旨可為此事比例若傷而未死又當别有等差其應如何分別定罪之處著軍機大臣定擬具奏欽此隨經軍機大臣奏准定例

凡圍場內應行射獸之兵丁等因射獸而誤傷

平人致死者照比較拳棒戲殺律擬絞監候仍
追銀給付死者之家如係前鋒等給銀一百兩
係跟役給銀五十兩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
刑部謹
奏為請酌定捕獵殺人之例以昭畫一事查過失
殺人律註內載彈射禽獸不期而殺人者皆准
鬪殺罪依律收贖給被殺之家營葬等語臣部
及外省問刑衙門向來辦理施鎗放箭打射禽

獸不期殺人之案皆因其非耳目思慮所及與
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傷人之律義相符遂
悉照過失殺人律收贖又查本年八月內軍機
大臣遵奉
諭旨議定圍場新例內開凡圍場內應行射獸之兵
丁等因射獸而誤傷平人致死者照比較夯棒
戲殺律擬絞監候仍追銀給付死者之家如係
前鋒護軍親軍領催及甲兵等給銀一百兩係
跟役給銀五十兩等語奏明辦理在案今據江

西巡撫海成咨稱興國縣民黃昌懷放鎗打鹿
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緣姚文貴約同黃昌懷
等共五人往山打獵分立各處見鹿子跑出姚
文貴放鎗未中遂裝鎗進趕而黃昌懷亦見鹿
放鎗不料鹿已跑過恰值姚文貴突出黃昌懷
猝不能收以致鎗子適中姚文貴心坎等處殞
命該撫將黃昌懷照過失殺人律收贖等因前
來臣等伏思民間捕獵施放鎗箭打射禽獸多
在深山曠野之中往往有不期殺人之案[illegible]

戶之射捕禽獸或一人獨行或三五人偕往此
與
圍場重地人騎衆多左闖右碍乃控弦馳射漫不
審慎因而致死人命者情節雖稍有不同但捕
獵施放鎗箭原應重加審慎乃任意施放全無
顧忌以致適傷釀命迨至到官僅照過失收贖
其情已爲未協且恐粗猛之徒知有此律其畏
法之心輕則貪獲之念重不但不足以禁戒甚
或有明知而故犯者不可不防微以杜漸也臣

等詳加斟酌除

圍場重地兵丁射獸誤傷平人遵照新定之例辦理外其有民人捕獵遇有施放鎗箭打射禽獸不期殺人者應請比照捕戶於深山曠野安設窩弓不立望竿因而傷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銀一十兩俾愚民皆知一經失手致斃人命即干滿徒罪名共相儆惕庶情法均歸平允如蒙

俞准所有現在黃昌懷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即照

此辨理並載入例冊通行直省各督撫一體遵照爲此謹

奏請

旨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河南司

一起爲稟明事會看得新安縣民韓雲爭勸死王氏一案先據河南巡撫何煟疏稱緣韓雲與韓丕係同胞兄弟韓雲之妻王氏性潑成與韓雲素不和睦乾隆三十五年二月間王氏因家無用度與夫韓雲吵鬧韓雲之父韓中倫斥責其非被王氏拾石擲打未中韓中倫欲行送官鄉保陳思露再四勸處令王氏服禮寢息迨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早韓雲因衣服汙穢令王

氏漿洗王氏不允韓雲用言斥詈王氏即行回
詈辱及翁姑韓雲欲拉氏訴知父母不防王氏
用手又傷韓雲咽喉倒地以致磕傷腦後一時
昏暈經韓中倫同妻潘氏趕至救醒王氏亦潛
歸母家是日韓雲同父往飯韓中倫因媳悍潑
氣忿墜淚食不下咽韓雲目擊心傷并憶起王
氏將伊父跌致傷之隙猶恨莫釋遂起意致死
洩忿告知韓中倫亦不阻止韓雲復慮一人難
以制服即往草地尋見伊兄韓琛不然其言同勒

死王氏韓平初猶不允後因韓雲再三懇求非
以忤逆不孝之人處死無礙之語慫恿韓平遂
爾允從至十七日將晚王氏自母家回歸旋即
進房就寢韓雲伏其床邊窺告韓平隨同入室
韓雲尋取麻繩將繩頭從王氏頸下遞過繞轉
咽喉與韓平分執繩頭用力拉勒王氏立時斃
命經韓中倫道知王氏之弟王合報縣驗訊通
詳飭審研訊該犯等供認不諱查王氏雖曾稽
丁鄰毆不撫毆伊翁但事久寢息今該管及翁姑亦未

親告不足為據韓雲商同韓平謀死王氏未便
因此稍為輕減韓雲謀死伊妻律同故殺韓平
幫同謀死韓妻應同凡論將韓雲依夫故殺妻
律擬絞監候韓平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
監候韓中倫韓潘氏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妻毆詈夫之祖父母父母不告官
擅殺死者杖一百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今韓
詳此案韓雲商同胞兄韓平勒死王氏之處細
核案情韓雲之父韓中倫因斥責王氏潑悍反

被拾石毆打韓中倫欲行送官經鄉保聞知
勸息追韓雲去其洗衣不理又復詈令翁姑並
將伊夫父毆打頭幾至于死伊父見血氣忿墜
淚食不下咽是王氏忤逆已極實屬不孝之人
韓雲目擊心傷起意向伊兒韓平商議致死韓
不聽從對向勸幾難毆打伊翁事已寢息而子
名犯義其罪終不容逭且伊父韓中倫伊母韓
潘氏并鄉保人等衆供確鑿質與親告無異至
韓雲不告官司而殺其妻有擅殺罪人之條

韓平糾鬭同致死忤逆之弟婦亦與別項加功者
有間該撫將韓雲依故殺妻韓平坐以加功均
擬絞候殊未允協應令該撫準情按律妥議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何疏稱
查此案究因王氏雖曾拾石擲毆並未傷及伊
翁事隔年餘久經寬恕今次究因夫婦角口起
衅乃詈及翁姑又不視告韓雲商同伊兄韓平
將王氏謀勒斃命是以仍照謀殺本律問擬今
悉心細加察核韓雲之父韓中倫先因斥責伊

媳王氏潑悍反被王氏拾石抛擲韓中倫欲行
送官經鄉保陳思露勸息追韓雲令其洗衣不
理又復詈及翁姑并將伊夫叉跌昏暈幾致于
死伊父見而氣忿墜淚負不平喇赴王氏忤逆
已極實屬有罪之人韓雲起意向伊兄韓平商
謀致死韓平聽從幫同勒斃韓雲毆打伊翁事久
寔思識如部駁干名犯義其罪終不容逭且伊
父韓中倫伊母韓潘氏並鄉保人等衆供確鑿
實屬親告無異前將韓雲依夫故殺妻律擬以

絞候實屬未協韓應依妻妾毆罵夫之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殺死律杖一百至韓平係王氏夫兄王氏忤逆非其夫與翁姑不得竟置以死且此次又係與其夫韓雲口角起衅與韓平本無干涉乃聽從幫勒斃命似應以凡論韓平應仍以謀殺人從而加功絞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此案韓雲因伊妻王氏先曾拾石擲打伊父韓中備未中復因令王氏洗衣該氏將伊翁姑詈罵并將韓雲叉跌殺傷韓雲起意將王氏

勒死韓雲胞如該撫擬將韓雲毆罵夫之父
母而夫不告官擅殺律杖一百折責發落等語該
撫所稱韓平聽從韓雲加功勒死王氏按律應
以凡論將韓平仍擬絞抵但夫兄致死弟婦雖
同凡論韓平係韓雲胞兄王氏毆詈韓雲父母
即係韓平父母韓平因見伊父氣忿墜淚食不
下咽遂聽從伊弟韓雲致死忤逆之婦實與尋
常加功致死弟妻者有間韓平應照謀殺加功
擬絞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乾隆

三十八年三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隆平縣民王瑞因伊妻張氏忤逆其母糾同伊兄王大隴將張氏勒死一案先據直隸總督袁守侗疏稱緣王瑞向係得武緊娶張氏結縭多年張氏素性悍潑時與伊姑楊氏爭吵屢經王瑞訓誡不悛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張氏欲歸寧觀劇伊姑楊氏阻止張氏推跌倒地而去鄰人王紹曾看見扶送楊氏回家比伊子王大隴王瑞等自外回歸楊氏

告知前情王瑞欲往毆責當經楊氏勸阻二十日張氏從母家來王瑞卽將張氏訓罵迨二十二日下午時分張氏將飯喂犬楊氏叫斥張氏不服將楊氏比犬回詈楊氏當加斥罵時王瑞同兄王大隴先後回歸楊氏告知前情王瑞見面氣忿踢傷張氏右膝張氏卽行走避王瑞等商向伊共楊氏勸慰旋各外出後張氏復以楊氏挑撥伊子毆踢之言混罵不休更餘時分王大隴自花廠回歸楊氏告知張氏復罵情由幷

自稱忿不欲生王大隴又復勸慰楊氏即自就寢迨至二更王瑞拉弓歸家王大隴將張氏在家復罵及伊母忿不欲生之語轉向王瑞告知王瑞起至[illegible]內見張氏披衣坐炕詈罵其非張氏頂撞撒潑稱欲尋死并拔頭上所戴骨簪向行制傷心坎王瑞益加忿恨起意致死即取枕邊布帶將張氏推倒在炕欲將張氏勒斃張氏掙扎致被王瑞指甲制傷咽喉王瑞因力不能制喚令伊兄王大隴幫助王大隴始猶阻止後

因王瑞以伊妻不死必致伊母氣死之言相激
王大隴無奈勉從走進屋內將張氏左手按住
王瑞用膝蓋壓住張氏右手將帶繩於張氏項
脖勒緊挽結張氏掙踢數下王大隴當即走出
王瑞恐張氏不死又取牆上所掛紡線鐵鋌扎
入張氏穀道立時斃命報驗屢審供認不諱查
律載凡妻妾因毆罵夫之祖父母而夫擅殺死者
杖一百親告乃坐又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故
殺亦絞又例載秋審內如子婦不孝詈毆翁姑

其夫忿激致斃此等情切天倫與尋常鬭狠者不同照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遣各等語此案王瑞之妻張氏將伊姑楊氏先後推跌詈罵王瑞欲行勒死不遂喚令伊兄王大隴同按手用帶繞勒氏頸又用鐵錐扎戳實由忿激所致但楊氏雖經到案供明究未先行稟告且子婦詈罵翁姑被夫忿激致斃既有秋審再減明文則定案時自不得率引擅殺之條其謀殺妻命應依故殺法科罪將王瑞依故殺妻律擬絞

監候王大隴毆斃誤殺人從而加功絞律量減一等流三千里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查律載妻妾毆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斬毆殺者絞又凡妻妾因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殺死者杖一百註云親告乃坐等語細繹律意原恐夫妻不睦或因他事起衅迨毆罵之後捏情飾罪而父母因溺愛其子亦附會妄供圖脫子罪故須親告乃坐至若媳忤其姑見證確鑿其媳實係罪犯應死之人即當準情引律以正倫常而維

風教此案王瑞之妻張氏欲歸寧觀劇伊姑楊氏阻止張氏執意前行楊氏王銜拉住張氏將楊氏推跌倒地有鄰人王智目睹扶送楊氏回家詢知張氏將與伊楊氏理斥張氏不服比大混嚷適王瑞同兄王大隴回歸楊氏告知情由王瑞斥欲毆傷張氏不勝并向伊姑勸慰張氏復以楊氏挑唆伊子毆毆混罵不休楊氏忿不欲生王瑞喝阻張氏猶不摛撒潑以致王瑞忿激致加想致死楊其倘節此等悍潑之婦

毆詈其姑實屬罪干覆逆不孝伊姑楊氏到案確供日有鄰人王賢等耳聞目睹情詞無異即與親見無異其夫王鴻讓情切天倫忿激致斃實屬擅殺加以詈姑犯尤於毆傷之後慮其不死復取紡線繩鐵扎入喉逆致斃其命情殊殘忍可於擅殺本律上照律加等定擬已屬從寬令該督將王鴻讓依毆故殺妻律擬以絞抵殊屬輕縱王鴻讓罪關出入未便准覆應令該督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奉

旨部駁覆是依議欽此咨行該督去後續據該督疏
稱丁寶張氏始欲歸寧觀劇因伊姑楊氏拉阻輙
將楊氏推跌倒地繼復屢次支觸以致楊氏忿
不欲生及至伊夫王瑞回家並非斷不可知別
咎及行頂撞撒潑非獨楊氏到案供出確鑿兼
有鄰人王智目睹可證是楊氏雖未先行親告
實與親告無異王瑞一時情切天倫忿激致斃
前妻故殺妻律擬以絞抵罪屬情輕法重惟是
王瑞於勒斃張氏垂斃之後復行用鐵錐扎入殺

道立斃其命情輕殘忍若但照擅殺本律定擬又嫌不足蔽辜將王瑞改照擅殺本律上加等擬徒王大隴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王瑞應照妻毆罵夫之父母而夫擅殺者杖一百律上量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至配所折責二十板該督既稱王大隴係張氏夫兄當伊弟王瑞欲將張氏勒死喝令幫助之時曾經勸阻非預先同謀後因伊弟以張氏不死心致伊出氣忿之言相激始行勉

從孩子實與凡人同謀斃命而加功者自不同
是以前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量減擬流今王
瑞洸已逃跛擬杖徒且張氏毆詈其姑原屬
罪犯應死之人王大隴應照罪人本犯應死
之罪而擅殺者杖一百律減一等杖九十係助
弟共犯仍加一等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等語應
如該督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十
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西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靈石縣民婦趙張氏商同伊婿張翔鵠勒死伊女張趙氏一案據山西巡撫雅德疏稱緣張翔鵠繼娶趙氏為妻素不和睦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間張趙氏歸寧赴鄰婦張辛氏家閒坐適有王趙氏賀燕氏共聚張辛氏會同貨郎擺上買有木梳趙氏邀將王趙氏等答無錢文張辛氏令分穿作馬榆梳記賬俟有錢償還各皆依允四人同賒張趙氏共欠

張辛氏錚錢五百三十文而散至三月初四日張趙氏竊取張翔鵠銀五錢欲償賭欠被張翔鵠撞獲詢悉前情向其毆打趙氏躲地哭罵張翔鵠因趙氏不守婦道欲行休棄往訴妻母趙張氏令將趙氏領回聽張氏隨至張翔鵠家將趙氏訓斥趙氏臥炕不起意圖輕生初七日上午張翔鵠復催張氏將女領回張氏入房驚見趙氏腫脹頭[illegible]及伊女聲稱[illegible]不服管教必生忿恨起意勒死與張翔鵠說允張氏尋獲麻

緦從趙氏項脖纏繞因喉閉與張翔鵠分頭扣勒
殞命張翔鵠當叔張大剛主令私埋滅跡張翔
鵠係指將張趙氏屍棺埋明張芒各得工
錢而散經鄰婦田劉氏投明牌頭報縣詳認不
諱查趙張氏因出嫁之女張趙氏聚將勞停不
守婦道致伊母張翔鵠喝欲休回隨起勒死
是張趙氏已有逃犯姦之罪張翔鵠商同勒
死係妻趙係為從但例無聽從他人謀故殺妻
得以擬減明文自應仍按本律定擬將張翔鵠

依律擬絞監候趙張氏等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尊長謀殺卑幼依故殺法故殺子
孫者杖六十徒一年又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
監候故殺者亦絞又律載謀殺人從而加功者斬監
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各等語是毆妻至死無
論謀故罪止絞候係指本夫起意殺妻者而言
至聽從他人殺妻係與外人同謀殺人罪同又
與外人謀殺加功情亦相同其情罪較絕
少故例內並無聽從他人謀殺妻作何治罪

明文此案張翔鵠因妻趙氏不守婦道往訴妻母趙張氏欲將趙氏休棄趙張氏隨往理斥因趙氏潑言心生忿恨起意致死與張翔鵠商允乘趙氏睡熟用麻繩從趙氏項脖纏咽喉與張翔鵠分頭拉勒斃命是趙氏之死實由伊母趙張氏起意謀勒所致除趙張氏不應擬該撫所題依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律杖一百應改依尊長謀殺卑幼依故殺法故殺子孫杖六十徒一年律應杖六十徒一年係婦人

照律收贖外至張翔鶴勒斃妻命係聽從加功之人該撫以律無明文仍將張翔鶴依殺妻本律定擬絞候不特與本夫自行故殺妻者無別且與凡人聽從加功謀命擬絞之條致滋牽混揆之情法未爲平允而此案事理既無成律可循臣檢查乾隆三十七年四川總督阿爾泰題敘永廳李如榜毆妻楊氏傷重垂危料不能生聽從義父何大成主令假作自縊希圖卸罪即取麻繩遞給何大成將楊氏懸吊殞命該督

將爲首之傅天成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

李如榜照尊長謀殺卑幼于絞罪上減一等杖

一百流三千里經

部核覆題准在案今張翔

鵠聽從妻母逃避氏將伊妻趙氏誘勸婚與

李如榜聽從議又傅天成將伊妻楊氏賣致

死事同一轍似可援照定擬應請將張翔鵠改

照李如榜之案于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

千里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如蒙

俞允嗣後如有此等案件通行遵照一體辦理再該
撫既稱張大剛雖無謀加功情事但既知張
翙鴇勒死伊妻趙氏不行首告反為私埋應
比依毆故殺人案內兇犯逃匿埋屍滅跡其聽
從擡埋之人審係在場幫毆有傷擬杖一百徒
三年例該犯係張翙鴇小功尊屬應照律減三
等杖七十徒一年半至配所折責二十五板係
武生另行斥革李六久張來喜受雇擡埋並不
知趙氏勒死情事亦合依地界內有死人不報

官司而輙爾藏律杖八十各折責三十板武清成聽從張翔鵠指使賠假帮同擡埋係張翔鵠雇工律得容隱應免置議張李氏出牌聚賭除賭博輕罪不議外合依賭博不將造賣之人供出即將出有賭具之人照販賣為從例杖一百徒三年係婦人照律收贖同賭之王趙氏已經病故應毋庸議牌頭楊君治應照總甲不行嚴查縱容例笞五十折責二十板張趙氏所輸錢文係屬虛賬應免着追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

[illegible]

完結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福建司

趙為鎗傷弟命事會看得福安縣民謝佛保故鎗誤傷王永滿身死一案先據原任福建巡撫吳士功疏稱緣謝佛保與王永滿係無服姨表弟兄素識無嫌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內謝佛保佃耕陳士賢山田一段與王永滿王其豪田畝毗連王永滿田在左謝佛保田居中王其豪田在右是年九月初七夜謝佛保因田稻將熟恐被盜賊偷割又慮山有狠虎攜帶鳥鎗防身獨

自生田看守坐於山彎平坡是夜王其豪順路至王永滿家邀其同往巡田王永滿之兄王永堂以天時尚早留吃茶烟至二更時候王永堂令王永滿與王其豪各執木棍同行王其豪因出寮落後王永滿先行轉過山彎走至謝佛保田旁謝佛保聽聞田間響聲時值昏黑望有人影隨即喝問因風大未聞答應謝佛保誤疑非賊即虎心懷畏懼將鎗點放冀圖嚇退致傷王永滿頂心胞肷項頸膚膊等處倒地王其豪聞

有鎗聲忙往查看聲喊何人放鎗謝佛保聞聲趕視始知誤傷詎王永滿傷重移時殞命屢審供認不諱嚴加究詰堅供實因昏夜上山守稻聽聞田間響聲黑暗之中望有人影喝問不答心疑非賊即虎隻身膽怯放鎗嚇退誤傷王永滿身死並無另有起釁別情委非有心欲殺質訊屍親供亦僉同似無疑義查謝佛保雖係人器殺人但因黑夜巡田望有人影喝問不答心疑非賊即虎放鎗嚇走傷人致死初非有心殺

人將謝佛保依鬪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查
例載鳥鎗殺人者照故殺論故殺者斬監候又
律載凡無故向有人居止宅舍放彈射箭因而
致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今此案謝佛
保攜鎗守稻聽聞聲響喝問不應疑為非賊即
虎放鎗誤傷王永滿身死之處據供詞內既稱
望見人影又稱疑虎如果見有人影當謝佛保
喝問之時雖風大不聞應聲而目中已有形迹
查謝佛保在中段山彎看守王永滿亦係巡田

之人走至中段田邊彼此相隔路非甚遠絕一問不答再問自明乃竟以一發必死之鳥鎗嘗試於未可知之人影且謝佛保本以聽聞田間響聲因而喝問乃甫經喝問又云風大未聞應聲頃刻之間聽聞嗔異其中不無捏飾情事未便擬以鬭殺致滋輕縱再查田間係彼此往來之所守稻亦鄉里暮夜常有之事即係黑夜風起心疑見虎因恐生疑遽於有人居止之處率爾放鎗誤斃人命如果審究屬實自有本律可以

引斷亦與鬬殺之義未符事關生死出入未便
率覆應令該撫再加研審確情按律妥擬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遵照
部駁訊據謝佛保供稱初聞稻田聲響疑是
賊追喝問不應而聲響漸近隨疑狼虎心中害
怕遂將鳥鎗點放中傷王丞滿身死總因是夜
二更時分已經月落又值雲起遮蔽星光係屬
昏黑之際又隔數十步之遥實止聽見聲響並
未看見形迹若果見有人影則一問不答自必

再問焉敢遽即放鎗自取抵償之罪從前覆審
之時因奉嚴詰是否見有人影疑賊致傷伊係
山僻鄉愚未免心慌一時不能剖辯遂有看去
像有人影并疑為非賊即虎之供其實係信口
妄供而初到案時並無是語反覆究詰矢供不
移又如部駁謝佛保本以聽聞田間響聲因而
喝問乃甫經喝問又云風大未聞應聲頃刻之
間聽聞頓異訊據謝佛保供稱彼時田稻將熟
稻身長旺有礙行路王永漪在於田塍間撥稻

行走致有聲響謝佛保坐在山坡之上因值風
順故能聽聞至尹聞響喝問王永滿想因風逆
未經聽見是以未曾應聲其聽聞之顛異由於
風聲順逆所致伊實因不聞應聲疑虎放鎗並
無揑飾情事以上各情節已經遵駁逐一質訊
明確似無疑義查該犯既因黑夜心疑狼虎於
人迹往來處所率爾放鎗以致誤斃人命誠如
部駁與無故向有人居止宅舍放彈射箭因而
致死之條相符未便仍以鬭殺科斷將謝佛保

依律擬流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護撫所題謝佛保應改依凡無故
向有人居止宅舍放彈射箭因而致死者杖一
百流三千里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追埋葬
銀一十兩給付屍親收領等因乾隆二十七年
閏五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東光縣邊六郎邊文章舉鎗打雀誤擦火機鎗發致傷尤和身死一案先據直督周元理疏稱邊六郎邊文章籍隸該縣素好打獵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五日用制錢九百文在孫家鎮上向不識姓名担上買鎗一桿存放家內並未報官與鄰村鐵業小爐匠尤和素好無嫌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邊六赴崔家庄伊姊王邊氏家探望飲醉回家路遇尤

和在該庄鋸碗隨上前與尤和互相嗔吠而散
邊六甫出庄外瞥見漫地有兔跑出即往家內
攜取鳥鎗裝貯藥砂點燃火繩仍由原路追尋
未獲時尤和担櫃出庄邀約偕歸邊六即扳鎗
攜火前行尤和尾隨追至崔家庄西有村民崔
文彩在彼閑坐見邊六與尤和說笑同行未及
數步邊六見有野雀停落道旁樹上隨欲打取
即上前向南緊走數步將火繩架在機上甫經
舉鎗雀即飛往西北地上邊六尚欲追打手扶

火機隨勢轉鎗因回身急驟站立未穩擸落火機鎗即舉發不期尤和已行走上前鎗砂正中尤和左肋立即倒地邊六即棄鎗扶救時雀文彩邀往查看詎尤和中鎗傷重當即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邊六打傷尤和身死之處雖由舉鎗打雀因酒後回身急驟站立不穩擸落火機以致鳥鎗舉發不期尤和忽至其前誤中殞命即據該縣訊之在旁目擊之雀文彩亦花剳甚力其為打雀誤中致死毫無疑義惟是該處係

村民往來大道非深山曠野可比該犯既知有
尤和同行何得舉鎗打雀不加審慎致將尤和
誤傷致死雖係傷出無心但鳥鎗並非他物可
比且尤和究因中鎗斃命未便輕縱邊六即邊
文章除私藏鳥鎗輕罪不議外比照
圍場內應行射獸而傷罪人致死者照比較拳棒
戲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三十九年八月軍機大臣遵
旨議奏凡圍場內應行射獸之兵丁等因射獸而傷

平人致死者照比較拳棒戲殺律擬絞監候又
是年十月據原任江西巡撫海成咨興國縣民
黃昌懷放鎗打鹿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將黃
昌懷依過失殺人律收贖經臣 部以民間捕獵
施放鎗箭打射禽獸多在深山曠野之中其不
期殺人之案與
圍場重地人騎衆多左闌右礙乃控弦馳射漫不
審慎因而致死人命者情節稍有不同但捕獵
施放鎗箭原應加意審慎乃任意施放以致適

傷釀命僅照過失收贖情未允協嗣後除
圍場重地兵丁射獸誤傷平人者遵照新例辦理
外其有民人捕獵施放鎗箭打射禽獸不期殺
人者比照捕戶于深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
竿因而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銀一
十兩奏准載入例冊通行遵照各在案又律載
凡無故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放彈射箭傷
人致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今此案邊六
在于庄西見有野雀停落道旁樹上舉鎗打雀

因雀飛往西北地上邊六隨勁轉鎗向身急躲站立不穩摧落火機鎗即舉發不期誤中同行之尤和左肋殞命核其情罪人與民人捕獵施放鎗箭打射禽獸不期殺人之新例相同即如該督所稱該處係村民往來大道非深山曠野可比則凡無故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放彈射箭傷人因而致死者按律亦止擬流究與圍場重地人騎眾多漫不審慎因而致死人命者有間令該督將邊六照

圍場射獸兵丁致死平人例擬以繯首查邊六件民人既有專條自不得與兵丁同科即將查邊六情罪亦未允協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再行詳審定議抑或另有別情亦宜研審明確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直隸總督疏稱查邊六放鎗打雀之處雖係村民往來大道究屬行人稀少況是日該犯與尤和同行又僅止二人誠如部駁與

圍場重地人騎眾多左闖右碍不加審慎因而致

死人命者有間且該犯又係民人亦不便照兵
丁科罪第查邊六放鎗之庄口既係大道非深
山曠野可比若照民人捕獵放鎗打獸不期殺
人者比照捕戶于深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
竿因而致死人命律擬徒亦屬未協惟查律內
向城市宅舍無故施放彈箭傷人致死之條雖
未兼及鳥鎗然究其誤傷致死情由均出無心
至該犯放鎗之處不係村民往來大道該犯既
與允和先後同行乃不加察慎誤傷允和身死

與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初無二致自應遵照

改擬將邊六節邊之章照律擬流不准援減等

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督周所題邊六節邊之章比

照民人無故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放彈射

箭傷人致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應杖一百

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該犯事犯到官

雖在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十日欽奉清刑

恩旨以前但係鳥鎗傷人致死情罪較重應不准其

撥藏該督既稱崔文彤因邊六等並無爭鬬情

事是以未經勸阻應毋庸議等語應毋庸議等

因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題初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

貴州司

一起為詐償事會議得李雲鵬等偷竊生息銀兩以致伊父李世英傷人自盡一案據貴州巡撫周人驥疏稱緣李越營守備李世英之子李雲鵬素性愚蠢浼買辦熊連貴賒取張元仲等各舖紬緞貨物積欠銀一百二十五兩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初六日熊連貴因各店催追轉向李雲鵬討取李雲鵬一時無措見大堂銀櫃貯有生息銀兩認係伊父俸薪起意偷竊還賬商同

能連貴將櫃板擧落偷出木匣一個內銀六百兩先取兩封後能連貴持出還賬因係大錠難分續取碎銀兩封復交能連貴換回大錠餘銀兩封仍收在匣未歸入櫃詎是午看櫃兵丁宋以清回衙見櫃板脫落報明李世英查究初七日查知能連貴還賬情由喚至盤問能連貴供出李雲鵬起意偷竊當卽差拘能連貴至家起獲銀三百三十兩李雲鵬交出銀二百兩報經平越營遊擊陳國昌將能連貴移解平越縣究

追該縣於各舖戶張元仰等名下追出銀七十
兩正在訊間於正月十五日五更時守備李世
英因愧生忿持刀砍傷伊子李雲鵬并殺死伊
娘徐氏砍傷伊妾楊氏又砍殺兵丁宋以清冷
天明謝昌福砍傷兵丁楊方位秦勢能趙渭隨
自戳肚腹嚥喉身死驗訊據供前情不諱除守
備李世英殺傷多人已經自戕毋庸議外將李
雲鵬依盜倉庫錢糧數至一百兩以上照竊盜
餉鞘例擬絞監候能連貴依為從減等擬流等

因具

題前來查李雲鵬私欠店賬催逼無償膽敢將伊父買存生息銀兩夥約兵丁肆行偷竊已屬目無法紀且伊父李世英因伊偷竊官銀心生愧忿砍死伊媳徐氏及兵丁宋以高等四人李世英亦即抱忿自扎肚腹墮城而死貽禍滅親莫此為甚較之威逼致死者情節無異今該撫僅照竊盜餉鞘例擬以絞候實屬避重就輕未為平允應令該撫再加詳細按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周人驥疏稱查
李雲鵬夥同兵丁盜取生息銀兩敗露致伊父
李世英愧忿殺傷多命旋復自盡實為罪魁其
貽禍滅親情節誠與威逼致死者無異李雲鵬
應改照子孫威逼祖父母父母致死例擬斬立
決能遵貴乃本管兵丁有看守之責膽敢通同
商謀偷竊官銀其情罪亦非尋常為從者比應
改照竊盜餉鞘一百兩以上為首例擬絞請
旨即行正法以示懲戒俱先刺字餘請仍照原題辦

理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李雲鵬應照子孫威逼祖
父母致死例擬斬立決至龍遵貴一係本
營兵丁有看守官銀之責乃敢商同偷竊實非
尋常為從可比亦應如該撫所題龍遵貴應照
竊盜餉鞘一百兩以上為首例擬絞請
旨即行正法以昭烱戒該撫原疏既稱所竊生息銀
六百兩已經照數追出移營歸款應毋庸議看
櫃兵丁宋以濤已經被役舖戶張元仲等不知

竊情均毋庸議李雲鵬所欠張元仲等銀兩應

其自向家屬清理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

等因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題十九日奉

旨李雲鵬著即處斬能連貴者即處絞餘依議欽此

四川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遂寧縣民董俊等共謀行
竊李昆龍家臨時行強一案先據四川總督開
泰疏稱董俊素無恒業與邱文玉周月祥俱相
認識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間事主李昆龍以
周月祥與伊交好邀同赴巴州幫討欠賬回家
周月祥知其有錢積蓄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
日董俊知周月祥向會行醫邀至家中為伊子
治病夜晚留宿彼此相訴窮苦周月祥即言李

晁龍家有銀兩起意商同行竊董俊應允二十三日周月祥又往邀邱文玉入夥二十四日夜三人齊至事主柴棚周月祥因有咳嗽之疾恐事主聞聲辨識在外等候董俊撥開茅壁取去撐門木棍點起香火同邱文玉推門進棚用香火照見爲李晁龍妹夫孫國朝知覺起身喊叫周月祥聞聲驚逸董俊聲言不如硬作邱文玉亦從董俊即在棚內拾取柴棍毆傷孫國朝頂心偏右邱文玉喝令快將銀兩取出孫國朝答

以無銀董俊又用棍毆傷孫國朝右腿肚李昆龍隨言床下有錢令其取去董俊即取錢三千四百文與邱文玉分拴在腰又向索取銀兩李昆龍畏懼復將線毯包內銀兩遞給董俊接取與邱文玉仍由原路逸出趕上周月祥三人俵分而散事主李昆龍之母胡氏因曾屬任居棠棚寮不謹慎屢囑伊子將銀借寄與人伊子不聽致被盜刼出言埋怨李昆龍氣忿隨於二十五日夜自縊身死屢審供認不諱將董俊邱文

王均依律擬斬立決照例先行刺字并聲明毫
俊法無可貸邱文玉情有可原周月祥擬枷責
因見題除將法所難宥之毫俊依強盜已行得
財律擬斬立決擬以枷責之周月祥等均照該
督所題完結至聲明情有可原之邱文玉雖無
捆毆拷捺情事第該犯喝令事主取出銀兩致
李崑龍於被劫後懷忿投繯殞命究屬因盜威
逼與尋常盜案內情有可原之犯情罪不同未
便遽議發遣應令該督將邱文玉詳核案情妥

協定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
督疏稱邱文玉雖無捆毆拷捻事主情事但該
犯喝令事主取出銀兩致事主李昆龍於事後
被母埋怨氣忿投繯殞命誠如部議究屬因盜
威逼與尋常盜案內情有可原之犯情罪不同
邱文玉合依因盜威逼人致死律擬斬監候
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邱文玉合依因盜威逼人
致死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

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

旨邱文玉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身死不明事會看得桂陽縣民何元三因與何先佑之母朱氏通姦并欲圖姦何先佑之妻孫氏不從羞忿自縊身死一案先據湖南巡撫李因培疏稱緣何元三與何先佑同姓不宗何先佑年未成丁娶妻孫氏恪守婦道乾隆二十七年間何先佑之父何遺安延請何元三至家教讀是年何遺安物故其妻朱氏以何先佑年幼將家事託何元三料理何元三節拜朱氏

爲乾再不避內外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何元
三與朱氏調戲成姦何先佑夫婦並未聞知至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早何元三在朱氏床
上姦宿貪睡未起朱氏開門先出孫氏入房撞
見何元三恐孫氏聲張與朱氏私商朱氏囑令
乘便調姦孫氏塞口越數日後何元三因何先
佑外出用言戲探嘗被孫氏斥詈隨數次規諫
朱氏拒絕何元三朱氏情密難割囑勿聲張仍
與何元三姦好三十年五月十三日何元三潛

入孫氏房內揑䏂調戲復被孫氏喊罵訢知伊
夫何元佑何先佑以何元三係伊師長未敢較
論孫氏無奈隱忍迨八月二十二日朱氏與何
元三等在堂屋內同吃早飯適鄰人李達上分
家邀伊姑媳赴飲朱氏辭卻不往孫氏在廚聞
知出向朱氏言及欲往朱氏因恐孫氏出外揚
醜推說孝服未完不容前去何元三亦隨聲阻
止孫氏微覺不悅朱氏見其悻悻不服終恐日
後宣揚醜聲又密囑何元三再向調戲是日下

午朱氏在河邊洗衣何先佑亦在書館讀書孫
氏獨坐廚房針黹何元三乘間託名取茶潛至
孫氏背後摟抱圖姦孫氏當即大聲喊罵拃扭
住何元三衣服掌批其頰何先佑聞聲趨視何
元三情急用拳毆傷孫氏右胳肘脫身而逃何
先佑詢知前情向孫氏勸慰仍赴書館詎孫氏
因何元三屢次調姦羞忿莫釋投繯殞命將何
元三依强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例擬絞朱氏
依軍民相姦例擬以枷責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強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絞監候
又律載因姦威逼人致死者斬監候各等語是
同一因姦致死而威逼之與強姦未成罪名懸
殊不容淆混今何元三本係孫氏之夫何先佑
之師長因先與氏姑朱氏通姦被孫氏撞見輒
與朱氏私商朱氏囑令併姦孫氏希圖塞口該
犯隨向孫氏用言戲探繼又捏腮調戲兩經孫
氏喊罵拒絕該犯毫不畏懼復敢聽從朱氏摟
抱圖姦因孫氏喊扭輒行逞兇毆辱迫伊夫何

先佑聞喊趨視始行奔逸以致孫氏被逼投繯殞命是該犯明恃爲伊姑狎昵之人屢次挾制逼姦致氏窘辱自盡正與因姦威逼致死之例相符乃該撫將何元三依强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例擬以繯首情罪不符事關淫惡斬絞攸分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案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至宋氏先與何元三通姦廉恥已喪乃因伊媳孫氏礙眼遂設計令何元三併姦孫氏以致何元三屢次逼辱孫氏投繯身死滅

倫傷化與尋常姦案不同僅擬杖枷不足示儆
應將朱氏改擬實發遣發往烏嚕木齊給與兵丁
爲奴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常鈞疏稱查何
元三既爲何先佑之師長乃與何先佑之母朱
氏通姦已屬不法復因何先佑之妻孫氏撞破
姦情輒與朱氏私商聽從主使幷姦孫氏塞口
業經兩次調戲均被孫氏喊罵拒絕尚不知悔
復敢聽囑攜抱逼姦經孫氏扭喊不即潛逃又
逞兇毆辱逼孫氏之夫何先佑聞喊趨視始行

奔逸以致孫氏投繯殞命實屬淫惡從前照強
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之例擬絞監候實屬未
協應將何元三改依因姦威逼人致死律擬斬
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何元三合依因姦威逼人
致死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孫氏窮簷少婦守
正不污捐軀明志節烈可嘉應照例
旌表等因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七
日奉

旨何亢三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欽此

浙江司

一起為呈報事會看得金華縣民朱小奶與緦麻服姪朱松受之妻姜氏通姦後因拒姦不納復疑姦糾捉以致姜氏自縊身死一案先據浙江巡撫熊學鵬咨稱緣朱小奶曾在朱松受家搭飯與朱松受夫婦同桌共食朱小奶即起圖姦之心嗣有吳小一坐於朱松受家廚房內與姜氏講論鞋價朱小奶疑有私情此後常向姜氏引誘姜氏並不拒絕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二十

六日姜氏因伊夫在田工作凂朱小奶挑水朱小奶卽與姜氏調戲成姦二十八日朱小奶復與姜氏姦宿姜氏曾嫌朱小奶令其以後不必再來至二月初四日朱小奶同朱松受幫拉木簰前往義烏初六日回家行至半路朱松受因伊兄遷居前往相幫未能卽歸囑朱小奶寄信姜氏不必等候朱小奶冀續舊好延至昏暮始往叩門姜氏不開朱小奶憶及曾嫌之語遂疑吳小一在內姦宿遁知伊兄朱殿華糾地保人

等同至姜氏門首朱小奶從門進內姜氏燈尚
未熄人尚未寢朱小奶同衆搜查並無姦夫致
被姜氏當衆辱罵言俟伊夫回家再與理論保
隣八等均叱其非隨各散去詎姜氏惟恐朱小
奶說破姦情且被誣愧忿輒萌短見於是夜自
縊殞命查朱姜氏係朱小奶緦麻服姪媳者照
本例擬發附近充軍則該犯不顧倫常膽敢姦
汚後因不納誣姦致縊殊屬淫惡未便仍留內
地朱小奶一犯改發烏嚕木齊等處給種地兵

丁爲奴等因咨達前來經臣部以讞獄務核其情罪名自有一定況姦情曖昧必出於被姦人之口乃可按情核實故向來指姦勿論是不得徒憑一面之詞致避重就輕罪名亦爲之游移遷就今朱小奶因捉姦致死緦麻姪媳姜氏細閱供詞忽姦忽拒閃爍難憑其果否通姦首出該犯一面之詞本夫嚇佑俱稱不知即使姜氏與吳小一姦情屬實而撳制圖姦威逼致死亦應論抵吳小一姦情實屬虛誣則該犯一面之

詞應照律指姦勿論今遽由尋常姦總麻親屬
加問擬外遣論情難成信讞擬罪亦非正條事
關生死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遴加詳審務
得實情按律定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
後續據該撫疏稱復加嚴鞫據朱小奶供稱曾
在朱松受家搭飯與姜氏同桌共食起意圖姦
姜氏買將本夫銜包換給兩情暗允遂與姜氏
調戲成姦嗣乘本夫朱松受外出不歸復與姜
氏姦宿姜氏即憎嫌令其以後不必再來後該

犯同朱松受前往義烏回家因朱松受他往不歸該犯於是晚前至姜氏家叩門冀續舊好姜氏不肯開門該犯憶及憎嫌之語遂疑平日與姜氏在籬閒談笑之吳小一在內姦宿遂知保隣人等前往捉姦該犯踢門進內搜查並無姦夫姜氏當眾辱罵各散不期姜氏輒萌短見卽於是夜自縊身死等語訊據隣佑僉稱姜氏平日不循婦道曾見朱小奶與姜氏戲謔卽質之本夫朱松受亦供稱伊妻曾換給朱小奶荷包

并出門不歸核與朱小奶所供符合但姦情曖
昧實據難得該犯朱小奶與姜氏通姦之處雖
經自行供認但無證見確據即所供換給衛包
一事亦不足爲姦情實跡律載指姦者勿論今
姜氏已死似難憑一面之辭遽爲深信至吳小
一曾與姜氏買鞋論價在籬門談笑事屬尋常
非現獲姦情可比已經審屬虛誣此外姜氏並
無與別人通姦是朱小奶是夜輒圖姦好昏暮
叩門姜氏不納朱小奶心疑吳小一在內不察

虛實妄行投保往捉以致姜氏情迫自盡是姜
氏之死實因朱小奶圖姦妄捉所致將朱小奶
照依因姦威逼致死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朱小奶合依因姦威逼人
致死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三十二
年五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旨朱小奶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京山縣民婦余氏與孔明岐通姦拐逃致本夫譚以方自縊身死一案先據湖北巡撫鄂寳咨稱緣孔明岐與譚以方鄰居往來譚以方因無子嗣於乾隆二十七年三月間討余氏為妾余氏素性懶惰常與鄰居往來譚以方夫婦屢加訓責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余氏在外牧牛孔明岐即與調戲成姦迨後遇便宣淫譚以方夫婦並不知情三十一年正

月十八日余氏因被正妻魏氏責打逃至孔明岐家嘗經譚以方尋回至二月十五日余氏又被魏氏打罵逃出亦經譚以方在途追獲譚以方意欲嫁賣被妻留住余氏屢託孔明岐另尋生路孔明岐即起意拐賣與素好之盧虎兒相商聲言譚以方之妾余氏被譚以方夫婦打罵難受欲逃出另嫁將來送至伊家留住令其作媒賣銀分用盧虎兒應允孔明岐隨與余氏約定二月初五日夜逃走是夜魏氏抱病在床譚

以方亦經就寢余氏獨在廚房守候孔明岐從園牆爬進掇梯靠牆攙扶余氏翻牆而出當夜送至盧虎兒家盧虎兒綑魚外出將余氏交與伊女任盧氏伊婿任玉貴留住而回魏氏喊叫余氏不應譚以方起而找尋不見始知逃走因余氏從前逃至孔明岐家於次日至孔明岐家查尋無蹤初八日復邀譚添德譚文祥將孔明岐喚至家內究問並不承認譚以方復至余氏母家找尋亦無蹤跡詎譚以方因人財兩失且

虞余氏毋家看令要人處念姦加詈輒萌短見於十一日早自縊殞命魏氏驚覺投同保甲稟縣究出前情緝獲余氏到案訊供不諱孔明岐合依和誘知情爲首例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余氏因正妻魏氏相待刻薄央求孔明岐引逃別嫁以致伊夫譚以方自縊身死檢查律例並無妻妾因姦背逃以致其夫縊死作何治罪正條若將余氏僅照被誘之人擬徒不足

薇臯余氏應比照妻過失殺家長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犯姦婦人杖罪的決流罪收贖仍交魏氏收領聽其管束等因咨達前來查乾隆三十年本部奏准嗣後婦女與人通姦本夫並未縱容一經聞見殺姦不遂因而羞忿自盡者將姦婦比照姦夫自殺其夫姦婦擬絞例擬絞監候等因通行在案此案譚以方之妻余氏與孔明岐通姦拐逃譚以方找尋無踪虞氏因家衆人受累憂忿交加自縊斃

命是譚以方之忿激戕生係由余氏因姦逃走所致自應照依奏准定例辦理乃該撫將余氏比照妾過失殺家長例擬流收贖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再行詳核案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覆審余氏與孔朋岐通姦逃走本夫譚以方找尋無踪慮氏母家索人受累憂忿交迫自縊斃命實由余氏因姦逃走所致前將余氏比照過失殺家長擬流收贖誠未允協余氏應改照婦女與人通姦

本夫並未縱容一經聞見殺姦不遂因而羞忿
自盡者將姦婦比照姦夫自殺其夫姦婦擬絞
監候例擬絞監候孔明岐擬遣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余氏應照婦女與人通姦
本夫並未縱容一經聞見殺姦不遂因而羞忿
自盡者將姦婦比照姦夫自殺其夫姦婦擬絞
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孔明岐
合依和誘知情為首例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少
輕地方交與地方官嚴行管束至配所杖一百

折責四十板等因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題十二日奉

旨余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起爲逼斃父命等事會看得衡陽縣民朱伯木主使伊妻廖氏吵鬧致胞兄朱伯臣自縊身死一案先據原任湖南巡撫常鈞咨稱緣朱伯臣胞弟朱伯木家貧負債乾隆三十年憑中王以清羅萬臣衆明古將田四十石賣與朱伯臣管業價銀九十五兩業經交清至三十一年二月朱伯木又憑王以清等將竹山一片亦賣與朱伯臣議價七兩五錢朱伯臣將耕牛一隻抵作

銀六兩七錢尚少銀八錢經王以濤言明找穀一石二斗尚未給還後經朱伯木處向取討并因前賣田畝僅得價銀九十五兩欲再找五兩湊成一百兩朱伯臣均不允給朱伯木與原中羅萬臣等往勸亦未允從三月初十日朱伯木復邀同戶族朱爲山朱繼位往懇朱伯臣仍不肯給隨一同走回路經原賣田邊見朱伯臣之子朱千乘在田栽秧朱伯木向其理論朱千乘出言頂撞朱伯木即將田塍挖毀朱千乘喊知

伊父投鳴中鄰向論朱伯本即令伊妻廖氏至
朱伯星家放賴必欲索找銀兩清還穀石廖氏
遂自撫傷額顱揑稱朱千乘毆傷經鄰族勸慰
許以遲日理論朱伯本等候至數日家無食用
十八日復帶廖氏往朱伯星家坐索朱伯星堅
執不允朱伯本獨自歸家廖氏隨打毀朱伯星
家杯碗雞隻十九日朱伯本又往邀妻族廖貫
先廖惟先廖必通同往理討廖貫先等允爲勸
處令朱伯本在家等候不必偕往及廖貫先等

至朱伯臣家亦理勸不聽致相爭鬬釁其朱等
網取朱伯臣塘魚煮食開酒共飲回家至二十
日廖氏氣疼舊病復發朱伯不又往查看朱千
乘聲懇帶同調治朱伯不不允旋即自行歸家
詰朱伯臣因家中吵鬧氣忿不甘隨于是晚潛
至黃土墈地方自縊身死經羅國臣報知朱千
乘赴縣具報驗詳飭審研訊該犯供認前情不
諱查朱伯臣係朱伯不期親胞兄朱伯不屢向
伊兄索找田價穀雖僅止語言爭論並無凌

逼不堪情狀即手令伊妻廖氏前往坐索亦止自行搕頭打毀杯碗雞隻別無窘辱難忍之處係朱伯臣之死究由朱伯木主使伊妻在家吵鬧氣忿輕生朱伯木應比照威逼期親尊長致死者絞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朱廖氏聽從伊夫指使坐索放賴應照為從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係婦人照律收贖廖其先等至朱伯臣家網魚飲酒滋事擬以不應重杖等因咨達前來查律載威逼

期親尊長致死者絞監候等語此案朱伯本因
向胞兄朱伯臣索找田價不遂輒將田塍挖毀
朱伯臣理論即令伊妻廖氏至朱伯臣家放賴
坐索朱伯臣堅執不允廖氏打毀什物雞隻朱
伯臣氣忿不甘投繯殞命細核案情朱伯本雖
未親身前往而屢次令伊妻廖氏及廖其先等
先後吵鬧以致朱伯臣窘蹙自盡自應照威逼
期親尊長致死律問擬今該撫輒置使威逼之
罪于不問但以言語爭論于威逼律量減一等

問擬未爲允協應令該撫另行詳審妥擬到日
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湖南巡撫方世儁疏
稱遵駁覆審與原案所供無異查朱伯太屢向
伊兄索找田價并討欠穀雖未親身前往亦尚
無凌逼不堪情狀但屢次夫令伊妻廖氏向廖
其先等先後吵鬧以致朱伯臣羞忿自盡誠未
便置主使威逼之罪于不問應將朱伯太依
威逼期親尊長致死律擬絞監候廖氏擬流廖
其先等仍照原擬杖責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朱伯木合依威逼期親尊
長致死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
既稱廖民聽從夫命前往朱伯臣家坐索放賴
係屬爲從應酌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婦人照
律收贖廖貫先廖惟先廖必通等仍照原擬照
不應重律杖八十各折責三十板等語應如該
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題初六日奉
旨朱伯木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乾隆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內閣抄出山東巡撫覺羅長麟具奏諸城縣詳報民人逢惠果因病發狂毆死幼童劉小成等五命併毆傷孟繼光孟秀成一案將逢惠果照瘋病連殺二命於役俠本例去從重擬斬請旨飭行正法等因奉上諭逢惠果因瘋發狂任情殺五命並無謀故情節其罪不

山東司 瘋病致死人仍按服制辦理

一起為稟報事會看得蒙陽縣民劉金良因瘋割傷劉法身死一案先據山東巡撫明興咨稱緣劉金良係劉法緦麻服姪素好無嫌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間劉金良忽得瘋病時發時愈伊父劉桐并地鄰人等因其並不滋事故未稟報亦未看守五十年七月初九日劉金良在地割草瘋病復發劉桐亦不為意是晚劉桐與劉法赴場園就寢劉金良亦睡臥臨街門首起更時

止於斬決停囚
候遣在游

分劉金貴瘋病愈劇用刀劃傷劉法咽喉上致
食氣顙俱斷劉桐聞聲趕醒見劉金貴站立場
內持刀跳舞經劉桐喊同劉[illegible]等將其拿住奪
獲鐮刀詎劉法受傷深重當時殞命報驗研鞫
該犯目瞪口呆語無倫次究詰至再瘋癲言
查劉金貴割死劉法之處據訊不特地隣人等
僉稱委係瘋發所致並無挾嫌假裝情事即質
之屍子劉文舉亦供無異詞其為因瘋所致無
疑劉金貴係劉法之堂姪但服僅緦麻毋庸仍

照服制定擬劉金良合依瘋病殺人者永遠鎖錮雖或痊愈不准釋放例應永遠鎖錮仍照例在于該犯名下追理葬銀一十二兩四錢四分給付屍子劉文希收領以爲營葬之資地方郭洪業並不報官鎖錮又不嚴加看守致戕人命亦屬不合應與劉桐劉堂之陶時等均照瘋病之人親屬鄰佑人等容隱不報不行看守致死他人者照知人謀害他人不卽阻當首報例杖一百各折責四十板郭洪業仍革役擬合咨達等

因經臣部查瘋病殺人永遠鎖錮之例係指凡

人有犯者而言至於有關服制自應仍照服制

定擬此案劉金貝于四十九年十二月內忽得

瘋病時發時愈伊叔劉桐並地隣人等因其並

不滋事未經稟報亦未看守至五十年七月初

九日劉金貝在地割草瘋病復發劉桐亦不爲

意是晚劉桐與劉法在場園就寢劉金貝即睡

臨街門首起更時分劉金貝瘋病愈劇用刀割

傷劉法咽喉上致食氣顙俱斷劉法立時殞命

該撫因訊明地隣屍親供無別情將劉金貴照
瘋病殺人例永遠鎖錮等因咨部查劉金貴係
劉法緦麻服姪劉金貴割傷劉法身死雖係因
瘋病所致但名分攸關自應仍按服制科斷今
該撫咨稱劉金貴與劉法服僅緦麻毋庸仍照
服制定擬是該撫因見秋審緦麻之案不與期
功同冊進呈遂將瘋病殺死緦麻尊長之犯與
凡人一律問擬不知期功與緦麻雖有等差而
同屬本宗有服之親均干名分若將瘋殺緦麻

尊長之犯僅以永遠鎖錮是與凡人同科轉置
服制于不論寔屬錯誤案關致死有服尊屬罪
名生死出入未便據咨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
律定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今據該
撫明與疏稱查此案劉法與劉金貴雖服屬稍
疏究係本宗有服尊屬未便以致死因瘋與凡
人一律辦理將劉金貴依律擬斬監候先行刺
字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劉金貴合依卑幼毆本宗

總麻尊屬死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九日奉

旨劉金良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